

賽會

茅盾短篇小說第二集一輯

開明書店發行茅盾之著譯

尚未成功	手的古事	夏夜一點鐘	賽會	子夜	虹	追求	動搖	幻滅	蝕
〔短篇小說二集之五輯〕	〔短篇小說二集之四輯〕	〔短篇小說二集之三輯〕	〔短篇小說二集之一輯〕	〔長篇小說〕	〔長篇小說〕	〔蝕之三〕	〔蝕之二〕	〔蝕之一〕	〔長篇小說〕

作者其他譯著本館均有代售

賽會

開明書店印行

茅盾短篇小說集第二集第一輯

目次

秋收	三
殘冬	三六
當鋪前	五九
賽會	七一
水藻行	八九

秋 收

直到舊曆五月盡頭，老通寶那場病方才漸漸好了起來。除了他的媳婦四大娘到祖師菩薩那裏求過兩次「丹方」而外，老通寶簡直沒有喫過什麼藥；他就仗着他那一身愈窮愈硬朗的筋骨和病魔掙扎。

可是第一次離牀的第一步，他就覺得有點不對了；兩條腿就同踏在棉花堆裏似的，軟軟地不得勁，而且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把腰板挺直。「躺了那麼長久，連骨本都生了鏽了」——老通寶不服氣地想着，努力想裝出還是少壯的氣概來。然而當他在洗臉盆的水中照見了自己的面相時，卻也忍不住歎一口氣了。那臉盆裏的面影難道就是他麼？那是高擡着兩根顴骨，一個瘦削的鼻頭，兩隻大眼落落的眼睛，而又滿頭亂髮，一部灰黃的絡腮鬍子，喉結就像小拳頭似的突出來——這簡直七分像鬼呢！老通寶仔細看着，看着，再也忍不住那眼眶裏的淚水往臉盆裏直滴。

這是倔強的他近年來第一次淌眼淚。四五十年辛苦掙成了一份家當的他，素來就只崇拜兩件

東西：一是菩薩，一是健康。他深切地相信：沒有菩薩保佑，任憑你怎麼刁鑽古怪，弄來的錢財到底是不「作肉」的，而沒有了健康，即使菩薩保佑，你也不能掙錢活命。在這上頭，老通寶所信仰的菩薩就是「財神」。每逢舊曆朔望，老通寶一定要到村外小橋頭那坐簡陋不堪的「財神堂」，叩頭磕幾個響頭，四十餘年如一日。然而現在一場大病把他弄得七分像鬼，這打擊就比箇子賣不起價錢還要厲害些。他覺得他這一家從此完了，再沒有翻身的日子。

「唉，總共不過關了個把月，怎麼就變了樣子！」

望着那蹲在泥爐前吹火的四大娘，老通寶輕輕說了這麼一句。

沒有回答。蓬鬆着頭髮的四大娘頭臉幾乎要鑽進爐門去似的一股勁兒在那裏胡胡地吹。白煙瀰漫了一屋子，又從屋前屋後鑽出去，可是那半青的茅草不肯旺燃。十二三歲的小寶從稻場上跑進來，喘着那煙氣就咳起來了一邊咳，一邊就嚷肚子餓。老通寶也咳了幾聲，抖擻着一對腿，走到那泥爐跟前，打算幫他的媳婦一手。但此時爐門前一亮，茅草燃旺了，接着就有小聲兒的必剝必剝的爆響。四大娘加了幾根桑梗在爐裏，這才擡起頭來，卻已是滿臉淚水；不知道是爲了煙薰了眼睛呢，還是另有原因，總之，這位向來少說話多做事的女人現在也是淌眼淚。

公公和兒媳婦兩個，淚眼對看着，都沒有話。爐裏現在燃旺了，火舌頭舐到爐門外。那一片火光映得四大娘滿臉通紅。這火光，雖然掩過了四大娘臉上的菜色，可掩不過她那消瘦。而且那發育很慢的

小寶這時倚在他母親身邊，也是只剩了皮包骨頭，簡直像一隻猴子。這一切，老通寶現在是看得十分清楚。他躺在那昏暗的病牀上，也曾摸過小寶的手，也曾覺得這孩子瘦了許多，可總不及此時他看的真切。——於是他突然一陣心酸，幾乎哭出聲來了。

「呀，小寶！你怎麼的？活像是箇子撈呢！」

老通寶氣喘喘地掙扎出話來，他那大廓落落的眼晴釘住了四大娘的面孔。

仍舊沒有回答。四大娘撩起那破洋布衫的大襟來抹眼淚。

鍋蓋邊唧唧地吹着白的蒸汽了。那汽裏還有一股香味。小寶趕到鍋子邊湊着那熱氣嗅了一會兒，就回轉頭撇起嘴巴，問他的娘道：

「又是南瓜娘呀！你怎麼老是南瓜當飯喫！我要——我想喫白米飯呢！」

四大娘猛的抽出一條桑梗來，似乎要打那多嘴的小寶了；但終於只在地上鞭了一下，隨手把桑梗折斷，丟對了籠門，別轉臉去不說話。

「小寶，不要哭；等你爺回來，就有白米飯喫。送到你外公家去——托你外公借錢去了；借錢來就買米，燒飯給你喫。」

老通寶的一隻枯瘠的手抖簌簌地摸着小寶的光頭，喃喃地說。他這話可不是撒謊。小寶的父親，今天一早就上鎮裏找他岳父張財發，當真是爲的借錢。——好！要揪住那張老頭兒做個「中人」。

向鎖上那專放「鄉債」的吳老爺「借轉」這麼五塊十塊錢。但是小寶卻覺得那仍舊是哄他的。足有一個半月了，他只聽得爺和娘商量着「借錢來買米。」可是天天喫的還不是南瓜和芋頭！講到芋頭，小寶也還有幾分喜歡，加點兒鹽燒熟了，上口也還香膩。然而那南瓜呀，鬆波波的，又沒有糖，怎麼能夠天天當正經喫？不幸是近來半個月每天兩頓總是老調的淡南瓜！小寶想起來就心裏要作嘔了。他含着兩泡眼淚望着他的祖父，肚子裏卻又在咕咕地叫。他覺得他的祖父，他的爺娘，都是硬心腸的人；他就盼望他的叔叔多多頭回來，也許這位野馬似的好漢叔叔又像上次那樣帶幾個小燒餅來偷偷地給他香一香嘴巴。

然而叔父多多頭已經有三天兩夜不曾回家，小寶是記得很真的！

鍋子裏的南瓜也燒熟了，滋滋地叫響。老通寶揭開鍋蓋一看，那小半鍋的南瓜乾渣渣地沒有湯，靠鍋邊並且已經結成「南瓜鍋巴」了；老通寶眉頭一皺，心裏就抱怨他的兒媳婦太不知道儉省。還忙以前，他家也曾斷過米，也曾燒南瓜當飯喫，但那時兩個南瓜就得對上一鍋子的水，全家連大帶小五個人湯澆澆地多喝幾碗也是一個飽；現在他纔只病倒了個把月，他們年青人就專往「浪費」這條路上跑，這還了得麼？他這一氣之下，居然他那灰青的面皮有點紅彩了。他抖抖簌簌地走到水缸邊，正待舀起水來，想往鍋裏加，猛不防四大娘劈頭搶過去就把那乾渣渣的南瓜糊「碗」一碗盛了起來，又噥着嗓子叫道：

「不要加水！就只我們三個，一頓喫完，晚上小寶的爺總該帶回幾升米來了！」——「噢，小寶，今回的南瓜乾些，滋味好，你來多喫一碗罷！」

「噢！噢！噢！四大娘手快，已經在那裏鏟着南瓜鍋巴了。老通寶氣得說不出話來，掙了一碗南瓜就饒顫顫地踱到「廊簷口」，坐在門檻上慢慢地喫着，滿肚子是說不明白的不舒服。」

面前稻場上一片太陽光，金黃黃地耀得人們眼花。橫在稻場前的那條小河像一條銀帶，可是河水也淺了許多了，岸邊的幾枝水柳葉子有點發黃。河岸兩旁靜悄悄地沒個人影，連黃狗和小雞也不見一隻。往常在這正午時分，河岸上總有些打水洗衣洗碗盪的女人和孩子，稻場上總有些剛喫過飯的男子銜着旱煙袋，蹲在樹底下，再不然，各家的廊簷口總也有些人像老通寶們的坐在門檻上喫喝着談着，但現在，太陽光暖 and 地照着，小河的水靜悄悄地流着，這村莊卻像座空山了！老通寶纔只一個半月沒到廊簷口來，可是這村莊已經變化，他幾乎認不得了，正像他的小寶變瘦到幾乎認不得一樣！

碗裏的南瓜糊早已喫完了，老通寶瞪着一對大廓落落的眼睛望着那小河，望着那些隔河的冷寂的茅屋，一邊還在機械地喫着。他也不去推測村裏的人爲什麼整夥兒不見面，他只覺得自己一病以後這世界就變了！第一是他自己，第二是他家裏的人——四大娘和小寶，而最後，這是他所熟悉的生長之鄉。有一種異樣的悲酸沖上他鼻尖來了。他本能地放下那碗，雙手捧着頭，胡亂地想這想那。

他記得從「長毛窩」裏逃出來的祖父和父親常常說起「長毛」，「洗劫過」，「那叫做「打先

風「罷」的村莊，就是沒半個人影子，也沒雞狗叫。今年新年裏東洋小鬼移上海的時候，村裏大家都嚷著「又是長毛來了。」但以後不是聽說又講和了麼？他在病中，也沒聽說「長毛」來。可是眼前這村莊的荒涼景象多麼像那「長毛打過先風」的村莊呀！他又記得他的祖父也常常說起「長毛」到一個村莊，有時並不「帶刀」，卻叫村裏人一塊兒跟去做「長毛」；那時，也留下一座空空的村莊。難道現在他這村裏的人也跟了去做「長毛」？原也聽說別處地方鬧「長毛」鬧了好幾年了，可是他這村裏都還是「好百姓」呀，難道就在他病中昏迷那幾天裏「長毛」已經來過了麼？這想來也不像。

突然一陣脚步聲在老通寶跟前跑過。老通寶出驚地擡起頭來，看見扁闊的面孔上一對豬眼睛正在對着他瞧。這是他家緊鄰李根生的老婆，那出名的浪貨荷花也是瘦了一圈，但正因為這瘦，反使荷花顯得俏些；那一對豬眼睛也像比往常討人歡喜，那眼光中混亂着同情和驚訝。但是老通寶立刻想起了春蠶時候自己家和荷花的宿怨來，並且他又覺得病後第一次看見生人面卻竟是這個「白虎星」那就太不吉利，他恨恨地吐了一口唾沫，趕快垂下頭去把臉藏過了。

一會兒以後，老通寶再擡起頭來看時，荷花已經不見了，太陽光曬到他腰邊。於是他就想，這時候從鎮上回到村裏來的航船正該開船，而他的兒子阿四也許在那船上，也許已經借到了幾塊錢，已經買了米。他下意識地唾着舌頭了。實在他亦厭惡那老調的南瓜糊，他也想到了米飯就忍不住嚙口。

水。

「小寶小寶到阿爹這裏來罷！」

想到米飯，便又想到那餓瘦得可憐的孫子，老通寶揚着聲音叫了。這是他今天離了病牀後第一次像個健康人似的高聲叫着。沒有回音。老通寶看看天空，第二次用盡力氣提高了嗓子再叫。可是出他意外，小寶卻從緊鄰的荷花家裏跳出來了，並且手裏還擎一個扁圓東西，看去像是小燒餅。這猴子似的小孩子跳到老通寶跟前，將手裏的東西冲着老通寶的臉一揚，很賣弄似的叫一聲「阿爹，你看燒餅！」就慌忙塞進嘴裏去了。

老通寶忍不住也嚥下一口唾沫，嘴角邊也掠過一絲黯淡的微笑；但立刻他放沈了臉色，輕聲問道：

「小寶誰給你的道——燒餅！」

「荷——荷——」

小寶嘴裏塞滿了燒餅，說不出來。老通寶卻已經明白，他的臉色更加難看了。他這時的心理很複雜：小寶竟去喫「髒人」的東西，真是太丟臉了！而且荷花家裏竟有燒餅，那又是什麼「天理」呀！老通寶恨得咬牙跺腳，可又不捨得打這可憐的小寶。這時小寶已經吞下了那個餅，就很得意地說道：

「阿爹，荷花給我的。荷花是好人，她有餅！」

「放屁！」

老通寶氣得臉都紅了，舉起手來作勢要打。可是小寶不怕，又接着說：

「她還有呢！她是鎮上掙來的。她說明天還要去掙米，白米！」

老通寶震地站了起來，渾身發抖。一個半月沒有米飯下肚的他，本來聽得別人家有米飯就會眼紅，何況又是他素來看不起的荷花家！他鐵青了臉，粗暴地叫罵道：

「什麼希罕！光景是做強盜搶來的罷！有朝一日捉去殺了頭，這纔是現世報！」

罵是罵了，卻是低聲的。老通寶轉眼瞋着他的孫子，心理便籌算着如果荷花出來「門口」，怎樣應付。平白地誣人「強盜」，可不是玩的。然而荷花家意外地毫無聲響。倒是不識趣的小寶又做着鬼臉說道：

「阿爹！不是的！荷花是好人，她有燒餅，肯給我喫！」

老通寶的臉色立刻又灰白了。他不做聲，轉臉看見廊簷口那破舊的水車旁邊有一根竹竿，隨手就扯了過來。小寶一瞧神氣不對，撒腿就跑，偏偏又向荷花家鑽進去了。老通寶正待追趕，驀地一陣頭暈眼花，兩腿發軟，就坐在泥地上，竹竿撒在一邊。這時候，隔河稻場上閃出一個人來，踱過那四塊木頭並排做成的雜形的「橋」，向着老通寶叫道：

「恭喜，恭喜！今天出來走動走動了！老通寶！」

雖則眼前還有幾顆黑星在那里飛舞，可是一聽那聲音，老通寶就知道那人是村裏的黃道士，心裏就高興起來。他倆在村裏是一對好朋友，老通寶病時，這黃道士就是常來探問的一個。村裏人也把他倆看成一雙「怪物」，因為老通寶是有名的頑固，凡是帶着一個「洋」字的東西他就恨如「七世冤家」，而黃道士呢，隨時隨地賣弄他在鎮上學來的幾句「斯文話」，例如叫銅錢爲「孔方兄」，對人談話的時候總是「寶眷」「尊鑒」那一套，村裏人聽去就彷彿是道士念咒，——因此就給他取了這綽號：道士。可是老通寶卻就懂得這黃道士的「斯文話」，並且他常常對兒子阿四說，黃道士做種田人，真是「埋沒」！

當下老通寶就把一肚子牢騷對黃道士訴說道：

「道士說來活活氣死人呢！我病了個把月，這世界就變到不像樣了！你看，村坊裏就像『長毛』剛來『打過先風』，那母狗白虎星，不知道到哪裏去偷摸了幾個燒餅來，不爭氣的小寶兒看着嘴饞，道士，你說該打不該打？」

老通寶說着又抓起身邊那竹竿，撲撲地打着稻場上的泥地。黃道士一邊聽，一邊就學着鎮上城隍廟裏那「三世家傳」的測字先生的神氣，肩膀一搖一擺地點頭嘆氣。末後，他悄悄地說：

「世界要反亂呢！通寶兄你知道村坊裏人都幹什麼去了？——咳，喫大戶，搶米囤！是前天白洪浜的鄉下人做開頭，今天我們村坊學樣去了！令郎阿多也在內——可是，通寶兄，尊駕貴恙剛好，令郎的

事，你只當不曉得罷了。哈哈，是我多嘴！」

老通寶聽得明白，眼睛一睜，忽地跳了起來，但立刻像頭頂上碰到了什麼似的，又軟癱在地下，嘴唇簌簌地抖了。噢，大戶，搶米國麼？他心裏亂札札地又驚又喜：喜的是荷花那燒餅忽然來路「不正」，他剛才一口喝個正着，驚的是自己的小兒子多多頭也幹那樣的事，「現世報」莫不要落在他自己身上。黃道士眯着一雙細眼睛，很害怕似的瞞着老通寶，又連聲說道：

「抱歉，抱歉！貴體保重要緊，要緊是我嘴快，自誤。——上頭」還不想嚴辦，不礙事。回頭你警戒警戒令郎就行了！」

「咳，道士，不瞞你說，我一向看得那小畜生做人之道不對，老早就疑心是那「小長毛」冤鬼投胎，要害我一家！現在果然做出來了！——他不回來便能，回來時我活埋這小畜生！」道士謝謝你，給我透個信；我真是瞞在鼓心裏呀！」

老通寶抖着嘴唇悵悵地說，閉了眼睛，彷彿他就看見那冤鬼「小長毛」。黃道士料不到老通寶會「古板」到這地步，當真在心裏自悔「嘴快」了。況又聽得老通寶謝他，就慌忙接口說：

「豈敢，豈敢！舍下還有點小事，再會，再會！保重，保重！」

像逃走似的，黃道士轉身就跑，撒下老通寶一個人坐在那裏癡想。太陽曬到他頭面上了，——很有些威力的太陽，他也不覺得熱，他只把從祖父到父親口傳下來的「長毛」故事，顛倒地亂想。他又

想到自身親眼見過的光緒初年間全縣鄉下人大規模的「鬧漕」立刻發顫與淋淋的人頭掛在他眼前了。他的一貫的推論於是就得到了。「造反有好處，「長毛」應該老早就得了天下，可不是麼？」現在他覺得自己一病以後，世界當真變了而這一「變」在剛從小康的自耕農破產並且幻想還是極強的他，想起來總是害怕！

二

到太陽落山的時候，老通寶的兒子阿四回家了。他並沒借到錢，但居然帶來了三斗米。

「吳老爺說沒有錢。面孔很難看。可是他後來發了善心，除給我三斗米。他那米店裏囤着百幾十擔呢！怪不得鄉下人沒飯喫。今天我們除了三斗，等到下半年田裏收起來，我們就要還他五斗糙米。還是天大的情面，有錢人總是越拌越多！」

阿四陰沈沈地說着，把那三斗米分裝在兩個籃裏，就跑到屋子後邊那半舊的豬棚跟前和老獃囑囑咕咕講「私房話」。老通寶悶悶地望着豬棚邊的兒子和兒媳，又望望那兩口米籃，覺得今天阿四的神氣也不對，那三斗米的來路也就有點不明不白。可是他不敢開口追問。剛才爲了小兒子多多頭的「不學好」，老通寶和四大娘已經吵過架了。四大娘罵他「老糊塗」並且取笑他：「好好，你去告多多頭，你把他活埋了，人家老爺們就會賞賜你一只金元寶罷！」老通寶雖然拿出「祖傳」的

聖賢人的大道理——「人窮了也要有志氣」這句話來，卻是毫無用處。「志氣」不能當飯喫，比南瓜還不如！但老通寶因這一番吵鬧就更加心事了。他知道兒子阿四儘管「忠厚正派」，卻是耳根太軟，經不起老婆的慫恿。而現在，他們躲到豬棚邊密談了。老通寶恨得牙癢癢地，沒有辦法。他遠遠地望着阿四和四大娘，他的思想忽又落到那半舊的豬棚上。這是五六年前他親手建造的一個很像樣的豬棚，單稱木料，也花了十來塊錢呢；可是去年這豬棚就不曾用，今年大概又沒有錢去買小豬，當初造這棚也曾請教過風水先生，真料不到如今這麼「背時」！

老通寶的一肚子怨氣就都呵在那豬棚上了。他抖簌簌地向阿四他們走去，一面走，一邊叫道：

「阿四！前回聽說小陳老爺要些舊木料。明天我們拆這豬棚賣給他罷！倒霉的東西，養不起豬，擺在這裏幹麼！」

噎噎地密談着的兩個人卻轉過臉兒來了。薄暗中看見四大娘的臉異常興奮，額骨上一片紅。他把嘴唇一披，就回答道：

「值得幾個錢呢！這些髒木頭，小陳老爺也不見得要！」

「他要的我的老面子，我們和陳府上三代的來往，他怎麼好說不要！」

老通寶吵架似的說，整個的「光榮的過去」忽又回到他眼前來了。和小陳老爺的祖父有過共患難的關係，（長毛窩裏一同逃出來，）老通寶的祖父在陳府上是很有面子的，就是老通寶自己也

還受到過分的優待，小陳老爺有時還叫他「通寶哥」呢！而這些特殊的遭遇，也就是老通寶的「馴良思想」的根基。

四大娘不再說什麼，撇着嘴就走開了。

「阿四到底多頭幹些什麼，你說！——打量我不知道麼？等我斷了氣，這纔不來管你們！」老通寶看着四大娘走遠了些，就突然轉換話頭，氣吼吼地看着他的大兒子。

一隻烏鴉停在屋脊上，對老通寶父子倆啞啞地叫了幾聲。阿四隨手拾起一塊碎瓦片來趕走那烏鴉，又吐了口唾沫，搖着頭，卻不作聲。他怎麼說，而且說什麼好呢？老子的話是這樣的，老婆的話卻又是一個樣子，兄弟的話又是第三個樣子。他這老實人，聽聽全有道理，卻打不起主意。

「要殺頭的呢！滿門抄斬！我見過得多！」

「那——殺得完這許多麼？」

阿四到底開口了，懦弱地反對着老子的意見。但當他看見老通寶兩眼一瞪，額上青筋直爆，他就轉口接着說道：

「不要緊！阿多去趕熱鬧罷哩！今天他們也沒到鎮上去——」

「熱你的昏黃道士！親口告訴我，難道會錯？」

老通寶咬着牙齒罵，心裏斷定了兒子媳婦跟多多頭全是一夥了。